

懷念我們的父親

我們的父親殷之浩先生，慟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廿七日在台北逝世，享壽八十歲。我們在守靈的時候，思念父親給我們的愛和教誨，一一如在眼前，在無限愴痛之中，我們把這一段段的往事紀錄下來，請姚朋先生代筆為文，以表我們對父親的敬愛和悼念之情於萬一。

殷作和、殷平、殷琪

「應該的」

在衆人心目中，父親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，甚至有人稱他是我國「營建業的龍頭」。在兒女們看來，他的確有許多常人不及的特長，也有一些不必諱言的弱點。

他是權威型的家長，好像很霸道。他吩咐孩子們，應該這樣那樣；孩子有時會問，「爲甚麼？」他的回答永遠是，「應該的」。行事立身，都要正正當當，作「應該的」的事情，用不著多講理由。他心地很軟，耳根也很軟。儘管他很精明，有時也不免吃虧上當。他從不記仇，事情過了就忘了。

他自信頗有知人之明，有時不免主觀

他生平成功最重要的因素，是他的過人毅力。任何事情，祇要他決心要作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他都會鏗而不捨努力貫徹，一定要作到。無論面臨多困難、複雜的問題，他都不會畏

縮。越是別人覺得棘手的工作，他的興趣越濃。他樂於接受新的挑戰。

他有旺盛的求知欲，從青人時期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，公餘之暇，手不釋卷，「時代」、「生活」、「新聞週刊」、「建築文摘」等雜誌期刊，更是經常參閱。國外的科技新知，他都能及時汲取，研究發展，並加以運用。在建築工程方面，許多新的技術是由大公司引進首先使用的，例如圓山橋的施工。在台北市他曾完成許多座宏偉的大樓，但他最引以自豪的卻是光武新村，那是臺灣第一批公寓式的住宅，帶起了此後建築界的新潮流。

美國有一本專門介紹科技新產品的期刊，父親訂閱多年，並且向子女們介紹：「這是最先進的東西」。殷琪問他究竟是甚麼？他笑說其實他也不懂。他知道這個東西很重要。

他對一切新事物都十分好奇，尤其是與建築有關的，他都要一一觀察，像中南美洲印加王國的遺蹟，義大利的大教堂和雕塑，印度的后墓等。晚年的一個

願望，是要「登陸月球」。他很認真地囑咐兒女，如果有了普通人都可以乘坐的飛航工具，他一定要搭第一班，到月球上去看看。這種好奇心推動他不斷求知、不斷求進步，也幫助了他事業上的推陳出新，更上層樓。

他作事很細心，樣樣都追求完美。兒女們也都有這種性格，但都不如他那樣認真。父母常常出國旅行，途中照了很多相片，回家之後，母親整理時，總很快就放進照相簿裡；有的尺寸不合，就修剪一番。父親說這樣不行，他要一張一張排列，配置妥當，才放上去。

父親喜歡機械式的小玩意兒，小熊、小狗、「小僵屍」，買了一大堆，上了絃，在他面前跳來跳去。他送給外孫們的玩具，裝滿了一大箱，恐龍、金剛、樣樣都有，孩子們喜歡，他也喜歡。他喜歡紅色和深藍色。夏天在海灘，他白白胖胖的身體，穿一件大紅的游泳褲，十分惹眼。他有時會生氣，板著臉，殷琪就笑他像卡通人物「查禮·勃朗」。他自己想想，也有些像，止不住笑起來。

永遠要強

父親畢生從事營建工程，這是他的工作，也是他的事業。舉凡一項工程，小自一座住宅，大至公路、橋樑、或飯店，他都全心投入，力求完美。

從交通大學畢業之後，父親加入隴海鐵路工作。許多朋友認為他出身富厚之家，一定吃不了那樣的苦。他爲了爭一口氣，埋頭工作，成績不錯。

後來轉到川康公路，在重山峻嶺中開路，工作條件很差，員工待遇也很差。父親爲了照顧工人們的生活，凡日用必需品如食糧、鹽、和某些藥品等，他都設法從外面採購，平價供應。他很快就理解到，要用到好的工人，必須幫他們安定生活，甘苦與共，才能群策群力，把工程作好。

我們的祖父中年病逝，父親要奉養祖母，照顧幾位姑母和叔父；和母親結婚之後，兒女來了，家庭負擔甚重，戰時公務人員收入菲薄，所以後來就祇好辭去公家機關的職務，自行創業。

另一個原因，父親很少講起的是，他的叔父殷汝耕，曾在日本軍閥的支持下組織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」，被國人視爲漢奸。殷汝耕後來被政府明正典刑，父親爲他收屍安葬。因這一層關係，有些人對父親也抱著懷疑的態度，在抗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，一個漢奸的姪子簡直無法在政府有關的機構裡立足。

父親從來沒有爲自己洗刷辯

白。他用他一生的言行和工作來作證明。兒女們從小就可以感受到，父親有著非常強烈的愛國心。他常常講「要爲中國人爭一口氣」。凡是涉及中華民國的尊嚴和榮譽的事，他無不全力以赴。雖然他祇是一個民間的工商業者，卻默默作了許多事情，花費了很多的力量，而僅是爲了「愛國」之一念。兒女們以前對他的心情並不十分理解，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們都深深感動，並且引以爲榮。

從四川、上海，來到臺灣。父親手創大陸工程公司，結合一些志同道合的工作夥伴，艱苦創業，慘澹經營。兒女們都記得小時候偶而被父親帶到工地去玩，榮民總醫院、清真寺等等，父親帶我們看施工的情形和一些新工具；父親也許有意培養我們在這方面的興趣。兄妹三人看得都很有趣，但祇有小妹妹殷琪，繼承父親的衣鉢。

由於臺灣經濟蓬勃發展，父親的事業越作越大。有時忙得不眠不休，難得和家人在一起。殷平記得有一個星期日，好不容易全家出去遊玩。一上車，母親說：「拜託你，今天請不要到工地」。那天就暢遊陽明山區，日暮下山，回城途中，父親說「我們還是到工地彎一彎吧」。他實在是一個一聲不響的「工作狂」。

父親是一個傑出的工程師，從基層作起，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。對工作的要求非常之高。殷琪甚至說：「在他手下作事，是

相當痛苦的事」。因爲，要想達到使他滿意的水準，幾乎不可能。可是，她也承認，父親的思慮週詳，眼光遠大，「他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好的老師」。

父親的胸襟和氣度，都不限於一個優良的工程師，他更是令人傾服的領導人才。他最敬重有骨氣、有魄力、敢作敢當的人。他欣賞肯負責任而又嚴守分寸的人。他看人看得很準，待人寬厚公平，所以公司裡的員工對他都敬服備至；在同仁心目中，「董事長的每一項裁決都是正確的，董事長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理。」他不僅是公司的創始人，也是整個公司、乃至業界的動力能源。他很重視工作的紀律，施工品管，十分嚴格。有時他要親臨工地，用鐵錘敲敲打打，在人們不注意的地方檢查水泥的成分是否合格。正由於他多年來的自我要求，爲大陸公司建立了良好的信譽。有幾批房屋如浩然大廈等，報紙上的廣告剛剛刊出，就已訂購一空。「殷之浩蓋的房子」，贏得社會公衆的信賴。父親這種腳踏實地的作風，也給我們留下了楷模。

在辦公室和會議席上，殷琪稱他「董事長」，回到家裡喊他Daddy。他很滿意，認爲這樣比較正式，「對別的同仁才算公平」。殷琪猜想，這也是父親所說的「有分寸」了，公私一定要分明。從營建工程跨入石化工業，臺灣合成橡膠公司的成立是一個新紀元。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候，父親行有餘力，推動一些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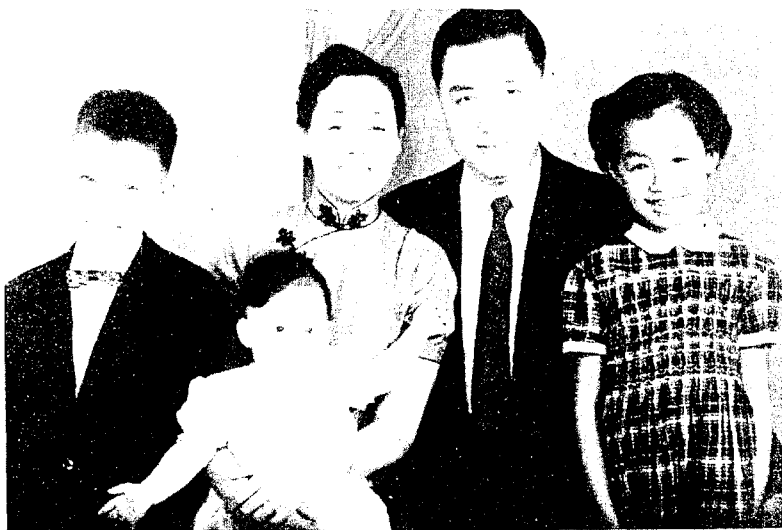
益事業。父母都喜歡游泳，他們曾大力培訓游泳人才，從澳洲重金禮聘來奧運會的金牌教練，希望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女能在世界比賽中為國爭光。後來又發起浩然基金會，長期支持社會慈善工作和濟助殘障等。

當然，最重要的還是父親參與不動產業和營建業的國際組織，由亞太地區到全世界。他先後被選為亞太營造工業聯合會會長、世界營造工業聯合會總會長、亞太不動產聯合會會長、世界不動產聯合會世界會長。這些組織會員國眾多，會員單位和個人往往上千，都是各同業者裡的實力派人物。父親在這些團體裡，以熱心服務、誠懇待人而贏得好感和支持。

臺灣經濟發展很快，但對外關係卻面臨很多困難。在各種大規模的國際團體中，幾乎沒有來自中華民國的代表當選會長的。父親花了很多心血，爭取各國朋友認識我們的進步情況；有人笑他「不務正業」，他說：「我作這些事，不是為殷之浩，而是為了國家」。

他對這些會議都很重視，每一篇演講稿都妥為準備，對著鏡子試講。請母親她改正。講過之後，如有子女隨行，一定要問：「我講得怎麼樣？」

他曾禮聘世界各國專家，分別進行專題研究，然後在大會上提出報告。其中之一就是「平民住宅」。為了調查實況，他自己也曾訪問過墨西哥和印度等國的幾個大城市的貧民窟。



有一次到尼泊爾，坐在旅行車上，父親和司機交談，一面問一面在小記事本上作筆記。他的問題很直接，「你租的房子每月多少錢？」「如果你蓋一棟房子，準備花多少錢？」然後一定要問的是「你們這雞蛋是甚麼價錢？」殷琪說：「父親不是經濟專家；他最喜歡吃雞蛋，他可以從蛋價推估到一般物質水準和國民所得的大致情況。」他的「平民住宅」的理想是世界性的，真如杜甫所說，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。」父親就希望能把同業的專業能力結合起來，為所有沒屋住的平民，解決重大的居住問題。已經完成的各項專題報告，在各國都受到重視。在他去世的前一年，健康已經很不好，他仍強撐著去主持會議，殷平勸他節勞，他說不可以，這是他「應該作的事」，無人可以替代。

今年初兒女陪他到美訪名醫，長途飛行之後，都很累了，但父親仍然信心十足地說：「我對自己的情況很瞭解，很有把握。」回到舊金山，又對殷琪說：「我知道有些問題，但問題不大。不過，我也明白，身體跟從前不一樣了，我該考慮退休

了。」這是他第一次講出來要退休的話。兩個月之後，他在台北逝世。

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永遠好強、好勝、不服輸的人。

聽覺和心算

父親從小喜歡音樂，曾想要去學小提琴，可是祖母不答應，說：「那不是男孩子作的事，你應該學一些有用的學問」。父親後來進了交通大學，專攻結構工程。音樂是他業餘的最愛。他聽覺非常敏銳，許多歌曲，聽過一遍就記住，馬上能在鋼琴上彈出來。不過他畢竟沒受過專業訓練，節拍不甚準確，往往慢半拍。公司每年舉行新春晚會，全體同仁聚餐同樂，父親也要即席引吭高歌，每年都唱那首台語歌曲「望春風」。那首歌本是十七、八歲少女懷春所唱，父親的大嗓門，照台語發音唱出來，雖然不能「字正腔圓」，但也很高興。讓年輕同仁們看到董事長輕鬆和煦的一面。

他喜歡聽西洋歌劇。因公出國，席不暇暖，如果趕上有名家演出，他不睡覺也要趕去欣賞。家中裝置了音響設備，蒐集了許

多唱片、錄影帶與錄音帶。下班回來，晚飯過後，他喜歡在書房裡看書、工作，同時把電視機和音響設備都打開，放很大很大的聲音。家人都在他身邊，他就很快樂。晚年他的聽覺漸漸退化，女兒爲他配了很精緻的助聽器，他要最小最小的，但戴過一兩次就不肯戴了。他內心很好強，不願意讓別人感覺到他已有老態。

他的記憶力過人，尤其是各種數據，他幾乎可以過目不忘。他開車時喜歡和兒女作一個遊戲，看旁邊路過的汽車上的車牌號碼，把那上面的數字加起，看誰記得準、加得快。每次都是父親贏。在討論工程上的某些數據時，他常常不用電腦就能算出結果。

殷平喜歡聽他講故事，他講話簡單明確，從不加油添醋，有的故事他講過四、五十遍。殷平說：他從小聽到現在，每次都完全一樣，一個字不多，一個字不少。

父親讀書時是很調皮的學生，餐廳裡的菜很差，薄薄幾片肉，下面都是青菜。他們有時氣不過，就先把肉片吃光，抓一隻蒼蠅來丟進去，然後要廚子再換一盤來。

又有一回，學校把調皮的學生集中起來，指派一位嚴厲的舍監來管他們。不料那人外出片刻，父親跳上他的床，把床板跳斷。害得舍監夜裡摔下床來。

父親講的最有趣的故事之一是，有一年他代表交通大學參加全國大學生射擊比賽。交大學生

這些活動方面一向很差，父親平日沒打過靶，這次被點名派到，祇好硬著頭皮參加。打完靶還要自報分數，他的報告是：

「殷之浩報告：第一槍：零分。第二槍：零分。第三槍：零分。第四槍：零分」。

他當時覺得十分難爲情，所以印象甚深。講來仍是不勝遺憾的樣子。

他對交大和交大前後各期的校友，一直很關心。

最愛海鮮和雞蛋

父親有一回對殷作和講笑話，他說他祇記得兩種人，「一種人請我吃了最好吃的東西；一種人是給我吃了最難吃的東西」。他喜歡吃海鮮，尤其是龍蝦和大閘蟹。秋季，香港的友人們請他去散散心，飽啖剛上市的大閘蟹。有一次和兒子同去，殷作和祇吃了一隻，他嫌太麻煩了。父親卻吃了九隻，他最多可以吃到十二隻。

他吃起海鮮來像貓一樣，很多魚刺，一下子都吐出來了，他

用同樣的技巧剝瓜子，一會兒就剝一大盤。

平日他喜歡吃蛋。週一到週六，早餐一定有兩枚白水煮蛋。到了週日和國定假日，就要吃三個，用油煎的，還要加醬油煮過。他雖然吃這麼多蛋，檢查身體時，膽固醇祇有一百六十，比母親的還低。

肉類他也喜歡，吃紅肉不吃白肉。殷平給他作雞肉沙拉，一定用雞腿肉，不要胸脯肉。有一年，全家人從不同地點出發，在夏威夷聚會，父親忽然看中了一塊地皮，他認爲可以蓋一座很好看的別墅，半夜就要簽約。家人都不贊成，大家都不開心。

再過了一年，兒女們安排在一艘郵輪上渡假。雖然船上沒有長途電話，沒有訪客，沒有地皮可買，沒有契約可談。但是因爲一家人在船上不能跑到別處去，父親就很喜歡。他就是全家人都在他看得到的地方，他不一定要和我們講話，祇要看到了就好。

更好的是船上餐飲供應甚爲考究，游泳池畔有漢堡和熱狗，



後甲板上自助餐，大餐廳又有正式的菜式。父親飯量好，興致也好，有時一餐飯吃過了三個地方。有一次他悄悄去吃漢堡，被外孫看見，一聲大叫，他臉都紅了。

那年的假期，大家都很高興。可惜父親太忙，全家這樣歡聚的機會並不多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最遺憾的是，他沒有更多的時間，跟孫女和兩個外孫相處。老年人「含飴弄孫」之樂，他享受得不多。他很寵愛他們，給他們很多玩具和禮物。現在，他們再也看不到爺爺、公公了。

溫柔的大手

父親自入世以來，就獨立門戶，仰事俯蓄，恪盡責任。所以，他對兒女們的期許也很殷切，督促嚴格。殷作和與殷平印象中，父親是很嚴肅的。他說的話，必須服從。

直到殷琪出生以後，情形才大大改變，殷琪比殷平小八歲。這時，父親已入中年，事業略有基礎，性格也更成熟。殷平有一次下課回來，看到兩歲的小妹披了一件紅巾，拿著一隻手杖，扮演小紅帽。父親在臥房地上爬來爬去，扮演大野狼。殷平說：他從來不記得父親以前這樣跟他們玩過。父女間的關係更親密了。

他每次出門，都給母親和兄妹們帶些小禮物。第一次出國到琉球，買了兩個熊貓。每年元宵節，他給殷平一盞輪船花燈，殷

琪是一個白兔子燈。年年如此，而且一年比一年大。

大約十多年前，殷平害了一場大病，住在榮總治療。父親從日本回來，從機場直接來到醫院。他叫殷平請護士小姐去買報紙，把護士支開了，他才掏出在日本買的養珠，大的給母親，小的給兩個女兒。殷平說：想不到他會那樣細心。

然而，父親也有不夠細心的時候，有某些微妙的地方，沒有辦法跟他「通氣」。他疼愛女兒，希望她快活、幸福就好了。殷平到美國去唸大學，專攻美術；四年之間，她學畫有了很大的進步，開過畫展，得過獎，父親似乎並不怎麼在意。有一年她帶了許多幅炭筆的人像素描，母親覺得畫得不錯，就要父親一起來欣賞，「你覺得怎麼樣？是不是畫得很好？」想不到父親卻說：「我怎麼知道畫得好不好，她畫的那些人我一個也不認識」。殷平在旁邊聽到了，不免悵然若失，不知說甚麼好。

殷作和是長子，他學的是農藝，得了博士學位之後，留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。他在氣質上更像母親。他在事業上沒有成為父親的助手，但父子之間感情非常密切，曾經兩個人挽著手臂在街上跳舞。

繼承父親事業的，是最小的嬌女殷琪。她從美國學成歸來，就追隨父親工作，由董事長助理一步步作到總經理，她常常自勉，要作一個有骨氣、有擔當、敢作敢為的人，以不負父親的期

望。三兄妹都記得童年時期父親召開「家庭會議」的往事。說是會議，其實是父親一個人講話，批評兒女的各種缺失，「你這樣作是不對的」、「你不可那樣講話」、「你作得不錯，但還要更努力，就會更好一點」。孩子們祇能洗耳恭聽。

他們更記得，父親每次講到最後，一定會說：「你們記住，你們的媽媽，是天下最好的人，你們要好好對待她」。

母親過去的半生中，相夫教兒，操持家務，並且對父親的工作有多方面的支助和貢獻。父親走了，兒女們更會竭盡心力，讓母親安度晚年。

父親體型碩壯，尤其是那一雙大手，厚敦敦、胖嘟嘟、熱烘烘。孩子們小時有不舒服的時候，父親趕來抱在懷裡，兒女們摸著父親的手，就覺得有一種安全感。幾個月前，殷平回家來，一握父親的手，冷冰冰的，她心中一楞，突然有一陣不祥之念，「時間恐怕不多了」。

現在，父親已溘然長逝，那一雙大手永遠也再摸不到了。兒女們安慰母親，也互相勸慰，不要太悲慟，因為父親已度過了他充實而圓滿的一生。他所要作的事，差不多都已作到。他應是了無遺憾。

他的善意、關懷和愛心，雋刻在家人兒女們和所有認識他的人心版上。他是我們永遠尊敬、懷念的父親。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四日